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四
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答郭希呂二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有所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末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與郭希呂第一書辭作誌銘。有憐衰老勿破例以速其就於死地之語。乃最晚年事故。後四首俱存。此書教希呂讀

論孟之法。先將正文熟讀。合於陸子教人讀書之法。亦卽復齋所謂畱心傳註翻棹塞也。

答郭希呂三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于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蔽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

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學問以愛親敬長爲先。非別爲一事。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自勉云云。亦陸子所謂切己自反也。

答郭希呂四

示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

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何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其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功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博矣。太極西銘通書各往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記文榜匾俱是外事，而教以切己處用功，合於陸子切己自反之說。

答郭希呂五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收心正心合於陸子之說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得見太重，所以如此執

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于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思量。豈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分別義利爲入學第一事。自意念以及視聽言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日止那三五分工夫。似邢和叔三檢點之

說矣。然此書大意與陸子鹿洞講義相合。自是名言追思編近思錄。又云令人痛恨。必在伯恭既沒之後。改不及也。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動。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燕犬馬之齒。雖在費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所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書。皆其力之所不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謂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

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間。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較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况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

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自云老境、當是晚年、反身用力、與陸子合、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功夫、

文卿

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况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驚於文詞、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朱子答黃子耕書、共十四首、第二書即云、衰病來日無幾、蓋子耕就學最在後、書末及子耕、必晚年也、此書與第三書意取向裏、刊落枝葉、合於陸子矣、

答徐斯遠三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李守約九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

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
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
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
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
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
物之中。直到聖人他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
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
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
閑話不濟事耳。

朱子答守約第四書云。熹目盲。第八書云。病勞。皆最晚年
事。此第九書也。所云就文義說。未曾反身無地立脚。只成
閑話等語。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意。第十書。卽說黨禁事。

矣。

答趙然道

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蔽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

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揮染耶。

陸子之存也，則率寮友諸生聽其講，又請筆之於簡而受藏之，以祈不迷於入德之方。鹿洞講義題跋可攷也。迨陸子之沒，則詆爲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與從前跋語不嫌稍牴牾乎。蓋論太極無極，正在陸子沒前一二歲間。憤怒之餘，故其言如此。序文謂詆陸子之言，亦皆備載，此書是也。

答邵機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

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瞽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躐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邵機宜興貢生也。邵叔義卽邵叔誼。見陸子文集任看詳。機宜文字。陸子嘗稱爲邵機宜。題注云。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當改從機爲是。其稱高侯云云。乃商老令宜興時。遣機來請朱子作學記倉記。時則慶元元年。朱子六十四歲。而致力日用之說。合於陸子。又自言目瞽。亦朱子最晚年事。

答邵叔義四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得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畱念，想且畱番陽也。

所云子靜書，卽論無極書也。是否無義理，自有公論。然謂以得意而傳播，陸子何至於此，以與邵書示朱，又以與朱書示邵，蓋欲互相講明此理耳。否則以與朱書示邵可矣。又以與邵書寄朱，豈亦欲朱子傳播其得意耶。陸子與朱

子論無極及與邵叔誼書俱在戊申年時朱子五十九歲兩先生不合惟此數年爲甚蓋皆由論無極致相冰炭也

答趙子欽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揆補易傳七分之一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元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

一種似此大驚小恠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元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回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

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子淵見朱子，在淳熙十二年。今云去歲在坐，則此書在十三年丙午歲。朱子年五十七歲時也。以馳騫虛詞爲有損實功，已合於陸子之說矣。又朱子平日極詆子淵，此書乃謂有愧於子淵，是子淵亦未可概詆也。

答趙子欽二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不當支蔓，合於陸子說經之旨。

答趙子欽四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

如詩樂起調舉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屋、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後書愈甚於前、蓋指論無極第二書、在淳熙十五年戊申歲、時朱子五十九歲時也、大程子謂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今既謂陸子有見於心學。又欲其別爲窮理工夫。不知與大程子之說相合否。且陸子年譜。稱其自幼讀書便著意。伯兄夜分起嘗見其檢書。非不窮究者也。

答趙子欽六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而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朱子所患近世學者之病。他人俱不敢如此。惟朱子於大學頗近之。所云更定舊書數種。豈卽大學孝經諸書而改

本今不傳耶。然所論則爲解經者之善法。與陸子戒學者看經書不可執己見入自是之域者甚相合。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尙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堦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尙多強

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元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語。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修定。然尙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陸子教人讀書。且依傍舊解。而不知者姑置之。與此書正合。至其自云不久在世。自是最晚年。黃垆修儀禮亦最晚年也。然大學語孟修改。尙自以爲有病。今人乃一字不敢置疑。恐亦非朱子之意矣。

答葉正則通

來書毫毛鈞石之論，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正則於朱子晚年始通書問，故第四書卽有死亡無日之語，謂爲己之實無多言語。正陸子戒朱子閒議論之說，而朱子晚年乃以此教人也。

答葉正則四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

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
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
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
論他人、只自己方寸、如何得安穩耶、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

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而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悞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朱子晚年既詆陸，又詆呂，皆譏切極量，故葉正則、陳止齋皆不與辨論，而朱子必欲其辨，誠可謂好辨者矣。此書中云死亡無日，自是晚年，然謂曾子以魯得之，子貢不得與聞，乃陸子屢舉以告朱子，而不以爲然者，今乃舉以告正則，信乎晚年之見同也。

答方賓王疏

伏自先人寔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聞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卽日極暑，尊候萬福，又

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衰悴無堪、自是晚年、入都半月、則戊申召對也、時年五十九歲、謂格致誠正不是兩事、則陽明先生嘗持此說、而學者羣疑、不知其說出於朱子、其實卽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而陸子主以爲學、因用以教人者也、

答方賓王二

別紙所喻、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卽理也、今以

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第一書既云衰悴。則第二書亦必晚年矣。存養之功不專在靜。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卽陸子所謂人情事勢物理上用功也。

答方賓王十四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旣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薰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第十三書得請致仕此第十四書也皆七十歲時語嘗自提撕云云與陸子合。

答鄒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且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真是學問之要不可不留意也。

朱子年五十七子上始來從學其講論之詳多在漳州以後延請爲諸孫師時則朱子年六十餘矣求放心一語陸

子生平所服膺者。朱子晚年乃始知之。故曰晚年如符節之相合也。第三書意同。

答鄭子上三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

答鄭子上六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

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畧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畧取大段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

先窮理而後誠意。是先學文而後孝弟謹信親愛。故曰倒置。朱子自謂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蓋二程子改本以知本爲知至。未嘗改也。領畧大段規模。知本是也。實下手處。著緊用功。孔疏所謂大學之功。以誠爲先意也。至此已知古本之不可易矣。

答李堯卿

唐啓一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

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旣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鄧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爲否。

論讀書之法與陸子意同。自是朱子晚年之論，若五十年前，便將古經隨意立論，更張補綴矣。安卿從學在漳州，南官亦指守漳時，朱子六十一歲。

答謝成之

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旣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黜圜，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尙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

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勳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於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媯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敘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於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

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首云病老益衰。又云聞道既晚。自是晚年之書。朱子生平作詩不少。至是始知枉費功夫。所謂聞道之晚。此亦一端也。天文地理等。初年疲精勞神。以矜浩博。而譏陸子下稍沒襯墊。今始知六藝之教。不過游心之具。此當在喜晴詩後。而陸子所喜爲元晦。至是有覺者也。

朱子晚年全論
傳續堂印行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却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廉夫爲正獻之孫。以慶元三年卒。年止二十八。見朱子所爲墓誌。卽弱冠從學。亦在朱子最晚之年矣。此書句句近

裏切己。悉合陸子之論。彼未嘗踐履而憑空商量。程子所謂望塔說相輪也。

答陳叔向英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于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朱子所謂南官南遊。並指守漳。此書能受叔向之言。亦可救章句空言之病。

答胡平一元簡

白鹿聞極畱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首及白鹿自是去南康之後其爲晚年無疑所論讀書之
鑿虛費日力無補于日用切己之功與陸子合

答徐子融三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
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
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
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
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馴不及舌雖悔莫追
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
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
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
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

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差醜，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有此性，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朱子好爲講論。逢人說性說命。故照管不到。若陸子答王子遇。自無此病。且方以爲不當言。而又言之。要是結習難

忘耳。此書爲方叔而發。按方叔，姓余，名大猷，兄正叔，名大雅。始見朱子於鉛山觀音寺。蓋淳熙六年，朱子將赴南康任，臥病於鉛山崇壽精舍。時年已五十矣。方叔相從，更在兄後。以書問學，必尤在後。追悔從前悞答，則尤在後。自是晚年之論，而切實涵養。與陸子合。子融鉛山人，亦與正叔同時從學。書末一段涵養虛明，久須自見云云，與大程子陸子意合。第五書云，一病幾不可支，又云老境如此，自是最晚之年，然其末論及方叔，則知此書先後同時。

答宋深之

之源

一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匆匆，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修辭玩理之

朱子明年全譜
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力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
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
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至於
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則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而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
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
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
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
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
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達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
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
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卽程氏說、

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書末云十四五時，又加以四十餘年，則近六十矣。又首云病目，亦是最晚年事。勉深之爲己力行，不泛及講論。已合於陸子踐履之教。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楊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深之第二書。已云相見之晚。蓋知第一書所云目疾。實晚年矣。此第三書也。謂讀書不可止資口耳。與陸子合。

答宋深之七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

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南軒文此間，鏤板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卽枉費功夫矣。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去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朱子晚年全論
書首言深慰老懷。自是晚年考朱子序南軒集在五十六歲時。今久已鏤板。則尤在晚年矣。論讀書。則欲其循序量力。辨疑似。則欲其自見得己分上道理。不可紛競於語言。全合於陸子讀書講論之法。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尋有臨漳之役。音問益難通。今春不幸長子喪亡。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併領書五通。垂問勤懇。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

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
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
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
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
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
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
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
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
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
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棹
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
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朱子晚年全論
此書之首有長子喪亡之語末又有寄臨漳所刻之書蓋
六十二歲時也科舉害心合於陸子鹿洞講義

光燠

後學安溪李 全校

光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終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安溪李光燠校

答林正卿一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

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季通被謫，朱子年七十矣，所論向裏而不求於外。與陸子合。

答林正卿三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

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看書俱欲歸到自己分上、合於陸子之意。

答林正卿

四

季通云、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畧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引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季通之亡、朱子年七十歲、隨事省察、深造自得、陸子之學

也、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

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窮盡物理、必無之事。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世有賢於堯舜者乎。然所求者、只四子之書、趨於簡約、已與陸子讀書之法相合。陸子謂向在硤山讀書。止是一部論語。又嘗教人專讀孟子牛山之木以下數章。而與從前務博之意不同。窮理云云。特護其前說耳。頃年臨漳、指六十歲守漳時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術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願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

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燕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

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既自云衰晚。又云文章棄去數十年。自是晚年之論。然所云與其向往于人。孰若反求諸己。與陸子切己自反語合。秉彝之則。初不在外。卽陸子所謂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也。

答方若水

壬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銜。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

求人知也。

此書在紹熙元年庚戌歲，朱子守漳而若水令長泰時，朱子六十一歲，說不求人知之理甚斬截。與陸子論義利之說相合。

答方子實

并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不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

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長泰令兄。謂若水也。朱子守漳時。若水主長泰簿。故云同事。論數字意。謂欲其心定而後理明。合於大程子及陸子之意。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

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者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文卿以淳熙丙午往見朱子，時年已五十，而朱子則五十

七歲也。凡與文卿問答，皆屬晚年。文卿日誦四書，而朱子欲其專讀一書，合於陸子讀書之法。

答竇文卿二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此書最得切己用功之要，全與陸子相合。

答竇文卿三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持守省察，則云日加講誦討論，但云不廢，輕重之宜合於陸子。

答李處謙壯祖

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爲恨。又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慶聞之多才，又重以爲喜也。大抵爲學當以爲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

處謙之兄守約，晚事朱子，朱子留訓諸孫，朱子沒後十二年始成進士，而處謙又其季弟也。晚受真西山薦，則益後矣。謂爲學以存主爲先，合於陸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又欲其常自警覺，卽陸子所主求放心意也。

答劉復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復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衰朽益甚、自是晚年、得箇入處、卽陸子令人先見大意之法。

答楊子順二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卽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

植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尙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脉通貫、卽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卽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意脉分明、而詳考集註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夫不令其然、則從學必在晚年、而此書重踐履、與陸子之教合。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畧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飯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至於書中所說則恇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學問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千百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

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畧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此書末有編儀禮、是最晚年事、然以閒話爲不濟事、合於陸子之教。至論天下歸仁、則當作皆歸吾仁之中爲是。蓋一日之間、果能克己復禮、自然民同胞、物同與。若云天下皆與其仁、乃誠張皇耳。且夫子教樊遲、謂仁者先難而後獲、不應教顏淵獨計功效也。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

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尙有欲奉扣者。適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紙幅。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蒙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它未能悉辦。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改其放心。而患其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

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旦夕南去。將之漳州。朱子六十歲時也。此書謂知求放心。則心之體用全在。甚合於陸子之說。其第二書論及經界。則六十一歲守漳時也。

答吳斗南二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熹承播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卽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歸臥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

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逃取，乃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一一奉扣。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曆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目，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哀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

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

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教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

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復作，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胸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爲禱。

首云經界得請，是年六十一歲矣，深戒玩物喪志，而一意根本之學，與陸子之論合。凡與釋氏辯者，須如此篇就人倫說，彼乃無依附之地。自佛學之興，吾儒句以下，並載入朱子全書。

答吳斗南三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於周廟一條爲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經據。如高祖以下通爲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爲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入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爲昭，南爲

穆乃是室中禘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况僖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嚳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烹之陋，固不敢盡信。况朝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

尖葉方莖紫節正如洪慶善說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若蘭草似此則決非今之蘭矣

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掇擷，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茶毒是蓼屬。見詩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

卷之六 百八十七

朱子明學全論
不得爲苦苴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毀，非茶實能甘也。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尙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未流。况此又考證之未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功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爲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書末云南北相望，蓋去漳時也。朱子與斗南三書，俱在晚年，謂考證是未流，不須留意。且收拾身心向裏，合於陸子教人之法。陸子嘗謂恥一物之不知，恥非其恥，正謂此也。

近况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漢卿於黨禁時來學、此書却亦言舊作諸書未透。

答輔漢卿六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說而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

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於持守省察中求大疑大悟。陸子之教也。書未寄致仕謝
表。朱子是年已七十矣。

答陳思誠

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
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
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
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
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爲
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
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
之不取也。荷意之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爲然否。然勿以語人。

又千萬之懇也。

詭僞之學。隱諱逃遁。蓋禁僞學時也。語重踐履。合於陸子。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朱子玉山講義。在紹熙五年。時年六十五矣。與才卿第二書。卽及之。此與才卿第五書也。第七書。卽及黨禁。其爲晚年無疑。所論皆心學。與陸子所謂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說合。第六七八書。意並同。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工。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七

喜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工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久畱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八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卽奉寄也。禮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修禮書是最晚年事。然自謂修書須餘力及之。合於陸子之教矣。

答陳才卿十二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與才卿第七首。已及黨禁。自第十二書以下四首。晚年無疑戒空談。欲身心純一。皆合於陸子之教。

答陳才卿十三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耳。

答陳才卿十四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爲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

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諭及、康節文字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此書謂昨來誠意章句失本旨、只舊來所見爲是。第十五書又謂舊書太冗。蓋朱子於學庸。直至晚年。尙無定見如此。而今人銖銖而守之。雖註疏古本。功令頒在學官者。俱不敢信。豈不過哉。謂康節書亦不必深究。蓋深知博雜之無益矣。

答陳才卿十五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爲亂夢不

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畧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定。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余正叔

大雅

一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

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寔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是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

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採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此書所謂不必疑慮。依此用功語。見與才卿第十二書。彼爲朱子晚年。則此亦晚年矣。然重敬重本。深以虛說爲戒。與陸子意合。

答余正叔二

示喻日用功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

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陸子答胡達材書云。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書所論切己近裏。通貫動靜。與陸子說相合。惟正叔爲字。與伊川同。伊川爲朱子所極尊奉者。乃門人犯其字而不教之改避。何也。正叔方叔兄弟。俱以朱子赴南康任。過鉛山時從學。其問學俱在朱子晚年。詳見答徐子融書跋尾。

答趙恭父師鄉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工夫。不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恭父第二書卽及修禮書。自是朱子晚年日用常自提撕。

與陸子合

答趙恭父二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卽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胡達材自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陸子斥爲妄見、乃害心之大者、與朱子此書意同、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惟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末云衰病不堪、自是晚年、然謂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全與陸子合。

答周純仁

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往來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時論漸平，自是晚年黨禁之時，收拾身心，漸令向裏等語。

與陸子合

答周南仲

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蹉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烹鈍頑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

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遵從。可謂得友。恐今日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自云晚方自信。自是晚年。周叔謹亦晚年從學者。文字愈工三句。與二陸鷺湖詩沈字二語合。

答周南仲二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

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

南仲黃文叔之壻。文叔以慶元元年始通書朱子。則南仲尙在其後。朱子與南仲第一書。卽云晚方自信。書末云叔謹行附此。叔謹晚事朱子於守漳時。故與南仲書。亦皆晚年。而此又第二書也。中欲其向裏用功。隨處提撕收拾。全合於陸子所主求放心之旨。

答孟良夫

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

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册。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書中及吳茂實送書學中。蓋守南康時事。亦五十一二歲也。不以敬爲根本。卽讀書應事。無歸宿之所。與陸子先立乎大意同。

答許生

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陔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

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謬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儻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

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所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

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安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憊臥支離，口占布此。知代則不違，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卿轉達代者，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許中應求作記，是作鄂州教授時，是時陸子已卒於荆門，故求記於朱子，書中所謂以讀書窮理爲大禁者，意指陸子然。陸子之教講明踐履二者並重，從未禁人讀書，惟包顯道有不務實踐躬行而專於讀書講論，必至充塞仁義之語，然陸子已訶爲恠，不得以禁讀書疑陸子也。且中應

現在買經買書。建稽古閣。乃謂其溺於禁讀書之教。毋乃與求記之意刺謬而不合乎。余故謂兩先生之所以相疑者。皆由其門人持論之過。與傳聞之誤。而兩家之學與教。實不如彼此互譏之辭也。

答劉君房二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親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說。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自稱僞學。蓋黨禁之時。最晚年也。然尙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啓蒙論河洛猶有剩語。是朱子於己所著述。終身未嘗以爲定解。而後人遂欲一字不敢異同。豈善學朱子者哉。

答曾無擇

所示問條。俱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門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無擇爲無疑羣從。並因子約講廬陵時。始各以書來問學。朱子最晚年也。答以聖賢言語。須從裏面看出。亦學問求放心之意。

答曾無疑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爲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勳、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爲慰、詩卷寵示、尤紉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旣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闡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

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既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濶。干觸科禁。實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何所爲而爲學。卽陸子所謂存心求放心也。舊習能否。世俗毀譽。身計通塞。一毫不入於心。卽陸子白鹿講義。喻義喻利之辨也。末云干觸科禁。指僞學著藉言。是朱子六十八歲以後時。又朱子答無疑第八書云。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蓋子約謫江西時。無疑因子約來問學也。時朱子年七十矣。

答曾無疑四

辱書良以爲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

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爲同異而

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何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爲。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君子存之。存此本然之良心而已。以孟子之言爲主。陸子之學也。朱子與無疑數書。並歸到心學。蓋晚年所見。實與陸子同。

答曾無疑五

示喻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六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此等

處須是有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懸斷也。

答王才臣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己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之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也實以年來纂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浼爾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顧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輕動向後晴暖當試

爲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間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之也。

無疑從學及纂次禮書，並是最晚年，欲其及時專力有端的用心處，皆近裏之言。趨易簡而去支離也。

答度周卿

正

比來爲况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

也、

周卿以黨禁時始來從學見別集與劉德修書而此書末句囑以勿爲外人道亦是僞學禁嚴時蓋朱子最晚年也而所論隨時提醒此心勿令放逸數語全與陸子專主求放心之法合。

答徐崇父

僞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旨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甚佳才卿得託門館

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徐文清舉淳熙十四年進士，朱子時已年五十八，又除官而後受業，必在六十歲以上，而所以教文清者，謂不須別立標準。又謂讀書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並與陸子合。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終